

H O N G C H E N C H E N N I E Z H A I



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

真爱无悔，真情难寻，该如何让自己爱得无悔无怨，
而不是心在红尘，爱亦蒙尘？

上

红尘孽债

台湾

廖辉英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廖辉英都市女性小说系列

◇外遇的理由

◇何地再逢君

◇爱情良民

◇红尘孽债

◇爱又如何

红

尘

孽债

台湾 廖辉英 著

ISBN 7-80640-486-4



9 787806 404867 >

ISBN7 - 80640 - 486 - 4

I·349 定价:24.00 元(上、下)

紅 小 主 雲

台

廖輝英 著

海峽文藝出版社

紅小主雲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尘孽债/廖辉英著.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1. 1
ISBN 7-80640-486-4

I. 红… II. 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4931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13-2000-45号

红尘孽债

廖辉英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州晋安文化印刷厂印刷

(福州新店镇湖前村大井39号 邮编: 350012)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7.25 印张 4 插页 370 千字

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40-486-4

I·349 定价: 24.00元(上、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说说几句题外话

廖辉英

即使在进入二十一世纪、跨足千禧年的今日，女人谈起自己的情欲和身体，仍然是羞涩、忸怩、带点罪恶感、瞻前顾后又有些儿诡谲气氛的。不同于事业的拼搏和能力的发挥，女性的情欲，在阳光底下，依旧遮遮掩掩。

为什么如此呢？今天，有多少女明星大拍写真集，有些虽号称“健康写实”，其实无非都极尽挑逗、性感、暴露之能事，有些甚至都有露点的表演。女性，对她自己美丽的身体或许不愿自专，觉得自豪，甚至觉得可以作为牟利赚钱的工具……无论如何，女性身体虽仍没有完全解放，但是至少某些女体在今天，是可以让女人昂首挺胸炫耀于众，而不必再像千年以来，除了近代一些艺术家偶然的歌颂之外，女体在一般时候，都被拿来与污秽不洁、阴湿隐晦等同齐观。

而女性情欲又如何呢？

女性情欲一向都是被压抑的，这种被压抑的痛苦，几千年来没有松动过，男性以自己的情欲为主体来描述女体，最著名的是房中术和缠足；而女性情欲则永远

是见不得阳光的阴湿禁忌，因为贞节牌坊表彰的，往往正是那些不敢、不能、不懂、不知，又不闻不问自己情欲的女性。换言之，在男性社会体制下是没有女性的声音、位置、感觉、自我的，当然更不用说那什么情欲的了！

女性如果敢稍稍放松一下自己的警戒，那可要下十八层地狱，遗臭十八代甚至一百八十代了。君不信，且看看潘金莲有什么样的下场？不肯屈从主人的淫威，被迫下嫁武大郎，进而在王婆设计好的圈套里，和西门庆苟合，再进而一不做二不休杀掉已然知情的丈夫！快乐的日子没过多久，武松寻仇而来，她不得不为这一切付出生命，成为中国稗官野史上永远的娼妓淫妇！永远的女性殷鉴！

一个女人，怎能有自己的感觉？怎能注视自己的身体？又怎能坦然面对自己骚动的情欲？女人不是一向被要求顺从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还得从子。女人只有顺应男人的情欲，做配合的工具，男人给什么，女人就接受什么；男人要什么，女人就给什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

然而，二十世纪后期的女性，却在自身的女性意识觉醒之后，连带也带动了女性情欲的苏醒。而走在社会脉动之前的女性书写者，很自然就大胆地探测了这个领域。可以说，在注意到女性的命运、女性的弱势、女性的地位、女性的权益、女性和男性的对应新关系之

后,女性身体的免于被侵犯,以及女性对自己的身体自觉,自然而然就成为演进中被普遍注视的新题旨。

身为一个跨足二十与二十一世纪的女性观察者和女性书写者的我,正是用这女性的心和眼,在文学的领域中书写女性。而所有我小说中的女性情和欲,事实上没有一件是能单独审视的,必须透过我所等同描述的当时当地的背景,两性对应、社会形式、经济因素、女性自觉、女性友谊、各项女性支持条件和迫害因素等等一起观察,才显得肌理丰润、有骨有肉。也因此,这些小说尽管情色俱足,却无法用情色小说来界定和界限,我想,女性断代小说庶几可以算是吧。

会议已经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

米色粉墙上，以某种设计比例，错落有致地挂着几幅暗褐色框架的建筑物外观图，有豪华办公大楼，有线条简单明朗的独幢别墅，也有注重整体规划的大型社区。

在整个约六坪大的空间里，置放了一张马蹄形、暗褐漆面、高级原木木质的会议桌。

七八个人员，围坐在马蹄形的两侧桌面，全部面向中间一位看似主管的初涉中年的男子。

那名男子意态娴雅地注视着他眼前摊着的一张平面配置图，图的左下方压着一台多功能大型电子计算机，桌面上还置放着好几张蓝图。

男人穿着米色长袖细纹衬衫，未打领带，衬衫第一个扣子敞着，袖子则向上卷了两卷。他有一张白皙的长脸，一对长狭眼睛，五官虽称不上俊美，但因长期优渥的物质生活及退居幕后做决策、不必汲汲营营去从事第一线硬碰硬的劳心工作的缘故，而使他整个人散发出一种非常斯文的书卷气。

公司的重要人员全在这间会议室里，针对目前拿到的这幢坐落在台中市区的二十层多功能大厦的建筑

设计,公司内部已经开过不下二十次的大小会议,包括造型设计与周围景观的配合、建材及造价估算、楼层使用功能配置、管线配置等。一方面要给原物主在最短时间内最周全、最满意的设计和精算资料,另一方面,则必须提供各种必要数据及宣传素材给物主委托的代销公司做公开预售的准备。

为了接这个案子,公司上下足足忙了四个多月,所幸已经接近完成阶段。

以这件案子的设计费进账粗估,今年事务所的年终奖金大约可以加发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当然,那还得看他的合伙人、也是他大学同班同学的高名城,是否和他有相同的意愿。

十一年前,他和名城分别服务于不同的建筑师事务所多年之后,累积了一点社会资源和工作经验,再上层楼的企图心,终于促成二人合伙开设建筑师事务所的具体落实。

事务所创办之初,两人商讨名称问题,他忽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半认真半玩笑地对高名城说道:

“你有没有发现你天生注定是要吃这行饭的?你看看你名字——名城,名城建筑师事务所,很像样吧?完全符合行业特色。”

高名城不是喜欢自我膨胀的短视份子,他深知合伙事业的和谐三昧,一点儿也不想占好朋友的便宜:

“如果是我个人的事务所,当然没有问题。不过,

既是两人合作，名称另想。”

结果，事务所的名衔仍然用了名城的姓，不过，这可并非出于两人中任一人的主意，而是在“宁可信其有”的求吉兆的心理作用下，经由高人指点而定下来的。

从此，“高伟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就慢慢开启了它的业务新页。

刚开业时，除了汤君雄和高名城两位合伙人之外，所内只用了一男一女两名人员，其一是负责内务，说穿了就是打杂；另一位则是刚退役的菜鸟，主要工作是绘图。

虽说建筑师执照不太好考，但投闲置散，好几年弄不到一宗设计案的建筑师也比比皆是。经常为了争取生意，不得不投业主所好，做各式各样的应酬。

高名城人豪爽很能玩，喝酒、打麻将、串酒廊、洗三温暖、要嘛上美容院“摩”几节，他都能愉快适应、宾主尽欢。

相反的，汤君雄却有学工的人的特性，一板一眼，不太能你兄我弟和有利害关系的人打成一片。他不烟不酒，也不肯在酒廊花个五千一万地召女人坐台或陪宿，倒也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嫌“零售自己”的女郎不太干净。这小小的洁癖，使他连上酒廊都很痛苦。在某一次喝了两杯酒廊出售的假 XO 而头痛数天之后，终于有了从此不再于事务所的交际应酬轧一脚的决定。

于是，高伟联合建筑师事务所的两位合伙人，逐渐就有了一个主外、另一个主内的自然分工现象。

但这也并非表示事务所的营业来源全赖高名城一个人招徕。事实上，汤君雄知道自己的长短处，他改由正当的社圈交谊，建立形象、口碑和业务来源的“潜在市场”。

常言说得好，好的行销人员不一定是口沫横飞、能言善道的。汤君雄的确给人“靠得住”的印象，有好几笔生意，都是基于这个理由而主动找上门的。

高伟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到了开业第五年，设计了现址这幢大楼，因此也顺理成章有了这层楼一半的、属于自己的事务所。足足一百五十多坪的面积。

当然，几年间，所内成员，也由原来的四名，增加到了今日大约二十人的规模。

这一年，汤君雄和高名城，都是年方四十四、正当盛年的有成男士。惟一不同的是，君雄依然保持着适中的体型，而名城则因酒和应酬，而有了相当分量的体重。

对于现在“虽不大但可以接受”的事务所规模与营业状况，凭良心说，两个合伙人应该是打从心底深感满意的，不然不会经常在餐余时互相打趣。

“总算我们不会糊涂到将事务所命名为高汤建筑师事务所，不然一切早就泡汤了。”

同样的笑话屡讲不疲，而且每次都能引来对方由

衷的笑声，这也就形成继续拿这笑话自嘲兼谑弄对方的老伎俩。

别看高伟建筑师事务所两名经营者在主持所务时似乎出入不大，颇能步调一致；这除了归功于二人的友谊信任和擅长补短的互补个性之外，实在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因为，汤君雄和高名城两人的出生背景，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高名城出生台北延平北路殷实世家。在物质普遍缺乏的四、五十年代，穿着破损、补丁或短窄制服的孩子随处可见；而高名城却家有使唤佣人，每日制服都是浆洗得笔挺去上学；中午由佣人带着令人艳羡、香喷喷且新鲜温热的饭盒到学校去给他。

名城在家人呵护与小心教养下平顺地成长，成绩虽非顶尖，毕竟也都在中上，由此而初、高中、大学，糊里糊涂地念了建筑系。

虽说误打误撞，但名城可也把本科系读得丝毫都不含糊。大学时代，同学们都在兼家教赚学费或零用钱，他老兄却出入电影院和弹子房，狠交了几个女朋友，也猛K了不少书。

退役那一年的初冬，便在家人全力反对无效下，和同校外文系的学姊白雪梅结婚。高家尽管先反对再妥协，婚筵也足足有六十多桌的排场。

虽是力排众议、义无反顾地成婚，不过婚后名城和雪梅这对欢喜冤家，却没有表现得太恩爱的样子。

外省媳妇嫁入本省传统世家，大家族里本就不太容易适应，更况雪梅年轻气盛，在家是四个孩子中惟一的掌珠，任性惯了。初婚头两年，演出了好几次愤而回娘家的闹剧。名城去接了数趟，因为饱受岳家的斥骂与脸色，到了后面便打死也不肯再去，结果劳动名城的母舅前往女方家中。

本来是去修好接人的，未料双方言语都硬，当场冲突起来。这下子，闹到离婚火线上，双方都没有台阶可下，只等着谁先引爆就要办手续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白雪梅的妈发现女儿有了身孕。

于是，本来预定会以悲剧收场的这出闹剧，在怀孕的前提下，倒是意外以喜剧图了个表面上的圆满。

连生两个孩子的接下来那三五年，小夫妻吵架的频率，多到像地雷区密布的地雷，随时随地一触即发。而吵闹原因，无非是家族中有意或无意的口舌。

婚姻低潮又持续了好些年，直到高名城决定和汤君雄合开事务所，两个孩子也逐渐晓事，名城与雪梅经过恳谈沟通，最后由名城向父母力争，小家庭搬出去独立居住。高家父母因子、媳“不孝”，决定不资助他们购屋，又因为自幼照顾疼惜的孙女、孙儿也一并搬出和父母同住，大伤老人家的心，所以不协助经济拮据的儿媳购屋，其实也隐含了或者年轻人外面吃足苦头撑不住，有朝一日会回头的期盼。

和谐日子过了一两年，高名城开始忙于应酬之后，白雪梅又有新的原因和他吵。两人越吵越凶，高名城借机更加在外流连。

相对于高名城成长乃至婚姻的环境，汤君雄显然大大不同。

君雄是屏东乡下的孩子，父亲靠打零工度日，可惜三天打渔十天晒网的收入，还不足以应付他自己打老米酒来喝的开销。

为了拉拔君雄和他下面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君雄的母亲阿招，可以说是由死里做出来，极尽辛苦。

君雄十四岁上初一那年的春节前，他父亲汤标突然不告而别，既未留言，亦未带走任何衣物，就这样走出村子，然后像蒸发一般，从此音讯全无。

本来读初中就很勉强的君雄，这下子更没有理由读下去，他认分地想担起长子的责任。

当他把这决定告诉母亲阿招时，阿招非常镇定，反问长子说：

“咱家的情况，会比你那天寿阿爸在更差吗？”

说实在的，汤标不在，对汤家大小而言，真是如释重负。至于经济情况，倒也是没什么大差别，相反的，少了汤标一个人的吃喝，还有不时向阿招索钱的困扰，反倒还一家大小觉得轻松许多。

因此，君雄迟疑，但却老实地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你仍给我好好读下去。没读册、青瞑

牛，一辈子亦无出脱。勒着肚子，也要让你读到大学。”阿招像对谁赌咒般，非常坚决地表达做母亲的意愿。然后，他又问了一句：“你一向读册，不是有奖学金？”

“有是有，不太够。何况，阿母一个人太辛苦了，小弟小妹都那么小，个个要吃要喝要穿，还得上学。如果我一个不读去做工，以下的这几个，说不定都有机会读到较高的学历。要是我一个人继续读，这些小的怎么办？阿母怎么办？”

阿招不为所动，说道：

“宁可吃苦在前头，回甘于后面，好尾才是好呀。所以现在苦没要紧，只要你才情。何况，你去做工，能赚多少？你会读册，下面那几个，除了阿香看得出好坏之外，你两个小弟，还不知是好竹歹竹。偏偏阿香是个女孩子……这都不管，趁着阿母尚年轻还做得动，你打拼读册，将来我老了，你再来接手不迟。”

母亲不准，君雄还是私下决定要先辍学，要嘛休学一年也好，先赚点钱再看机会复学。

当他把这意思告诉教数学、同时也是他班导师的吴力行吴老师时，后者立刻以为不可：

“人家那些不是读书材料的孩子或不肯用功、无心读书的，全都待在学校混日子；你是既肯读又能读，如果让你辍学太没天理。若说休学也不妥，这一两年间教科书若有更动，考起联考会比别人加倍吃力。不行，读书绝对不能中断！”

PDF

听到吴老师如此斩钉断铁地替他下决定，汤君雄心中非常难过。老师说的情况，他自己当然也清楚；可是他目前的情形，却是吴老师没办法完全了然的。

“老师，我——”

“不必烦恼！老师来想办法！”吴力行老师大手一挥，阻止汤君雄再说下去，“你仍照以往那般努力用功就好，我不会让你这样的好孩子没有书读的。”

当时还没有开始“发育”的汤君雄，只有一百五十八公分高，加上长期营养不良，平日必须帮忙家计、工作于烈日之下，所以看起来又黑又瘦又小。面对着一百七十二公分高、身材魁壮的吴老师，就像仰望一堵厚高墙一般，即使要好好表达自己的意思，都有困难。何况吴老师性子急，根本没有耐性听完支支吾吾的汤君雄讲的话。

吴力行拍拍汤君雄的肩膀，企图将君雄送出教员办公室，他好赶紧去奔波君雄的事。

君雄眼看事情紧急，突然急中生智，言简意赅地抢着说道：

“老师，我不是只有学费的问题。”

这话倒是不偏不倚听进吴力行老师的心坎里去了。他只迟疑了一下，马上又点点头，催促汤君雄回教室。

“我知道，我知道，我会想办法，你别担心，不要两三天，我就会有好消息给你。”

汤君雄的家境，在初一上学期时，吴老师只约略知道属于“贫穷阶层”，但在那物质普遍缺乏的时代，务农的子弟，哪家不是勉强勒紧肚皮供他们上学？除非是街上那些商家的子弟，做生意钱活络，稍稍富裕一点。

所以初一上学期，君雄并未得自校方或吴老师任何协助。

直至下学期，君雄以优异的第一名请领清寒奖学金，吴力行老师对这数学拿满分的高徒不禁刮目相看，特别殷殷垂询，总算了解他的家境，答应他初二开始，要为他在学校找个工读机会，多少有些钱贴补家用。

吴老师没想到的是缓不济急，经济问题提早困扰了汤君雄。

但既是吴老师知道了，他就没有让君雄受困的道理。

吴老师在两天内奔走相告，结果在课外活动组和体育组为君雄找到了管理及出借体育用具的工作，只要在最后一堂自习课或课外活动课时去用具组所在地的风雨操场工作一小时即可。而吴老师既是君雄的导师，更就无需照会其他老师、自行便宜行事就是。

此外，吴老师又去找几位在校外补习的老师，反正他们的讲义试卷一向必须找人刻铜板，干脆就给君雄这孩子刻写就是了。

此是后话，但君雄后来学建筑，他的工整的字，多少拜了学生时期刻铜板的训练所致。